

散文心语

□ 刘云



29

散文有时会写不下去，但又心事重重，心有百爪挠，还得写点什么，我常常就想到认识的动物，它们这时便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走到我笔下，准确地说是键盘上，变成五笔字根，最多四码变成清晰的方块汉字。动物，包括人，在汉字造法中都是象形的，一眼就认出来，人最简单却最复杂。写作中，对于人事有时实在困苦不堪，就写动物，人之外的动物，真是一种解脱，一种修炼。人只捉摸人，思路越来越窄，心事也越来越险，变个角度看人，比如从动物的角度，会发人其类也很可怜，人为了大自在在进化，进化后的人却偏偏少了大自在，凡事都要放到价值秤上称一称，越称越疑心。人当然永远不会像动物那样过一生，但动物真的是人一面镜子，人不能什么都想拥有，该与不该，合宜不合宜，大自然社会一直在做选择取舍，然而人总是不明白或不想明白，总想尽量善尽美，最后失去的更多。老祖先为了教育人适可，发明了周易八卦，教人阴阳平衡以养身去祸，八本卦也好，六十四变卦也好，都是教人先做人后做事，凡事讲本位本分，“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”，违逆了就有伤身耗神之灾。但三千多年了，多数人还是弄不通周易精髓，弄懂的就做学问蛊人精神，要么打卦测字相面哄人钱财，他们都是在看周易，且吃相难看，他们越是洋洋得意，越是怕人都懂了，越发把易理解得云里雾里。我是以为就两个字：合适。说浪漫些：自在。聪明人坐拥大自在，普通人清心就好，说大些自强和厚德。

30

我20世纪90年代初在县文化馆工作时，有年被抽到下村搞社教，就是社会主义思想教育，三个月一期，县上区上乡上的干部组成村工作队，一个村民组抽一个干部，我驻村上最大一个组，有二百多户人家。其时，感觉全国上下正宗在推进经济建设，政治活动在村一级其实不太认真，好多事情都是做样子给上头看。家庭联产承包十来年了，虽然种地越来越不吃香，但农民还是在种，所以农村春耕秋收的事还是在紧。那时对以粮为纲有了新的认识，大家都觉得农村还是应该发展效益型的农业项目，过去讲手中有粮心里不慌，现在是兜里有钱心里才不慌。平利正兴起新一轮兴桑种茶，我们工作队的任务除了社教做做场，正经说还是动员群众在好田好地里搞茶叶、桑树的丰产园。每个村都下了任务，多数群众不愿动弹，我们就动员村干部在自家田里育苗，春上育苗，秋季移栽下大田，育苗每亩县上给补贴，苗子统一销，所以干部们都愿意承担这项艰苦的任务。我那个组早早完成了任务，我余下的工作就是入农户家访，跟人家一起商量谋划怎样发展家庭生产增收致富，这项工作当时在全地区铺开，就叫农村致富“五个一”工程，一家编计划，五年为期，每年都有增收项目增收幅度。现在看来纯粹是形式主义，上头心里明白，下头也不说破，其实是上下糊弄。那时我们也知道这些计划都没什么用，一堆报表，村报到手，乡报到区，区报到县，最后录一批总数县上制定大计划和领导讲话用，报表其实最后都进了档案馆，几年后又进入人造纸厂。知道没用，还得装样子做，开始几户还认真跟主人家算盘打指头算，最后人家干脆说自己填吧，莫说算了就行！差不多家家都是养猪几头，鸡几十只鸭几十只，也有养牛大户，养羊最多计划二百只，全是商品羊，不算自己过年宰杀了吃的，地里种粮，都是的玉米营养钵和水稻三项技术，产量都往千斤以上打，也种菜，比较多的是兴桑育苗，种茶几亩，最后算下场要人均千斤粮千元钱。我带着组上小文书家访，这是个二十五六岁小青年，才结婚一两年，添了儿子，精神正是旺盛时候，我们一路走一路讨论村上五年后的美好景象。其时还在正月里，乡下日子过得油煎火熬的，走哪一家都热情，都是满桌子满碗，吃腊肉土鸡喝苞谷酒，每顿饭小文书都要喝醉，我酒量好，也少不得七八分醉。酒喝多了就跟主人家是兄弟，无话不说，尽说掏心窝子的话，也说了对形式主义的看法，酒醒后悔得不行，可下一场酒又胡说了。一个正月下场，跟组上人家户户都成了好朋友，姓刘的都是亲戚家人，小后生们把我叫

31

舅舅的多，娘亲舅大，于是后两月走哪家都有身份，说个什么要求，没有不听的招呼的，三个月下来交了一批农民朋友。我后来在县上工作，跟他们还来往，每年腊月还进村看望几个老年人，走一路娃娃们喊一路的“舅舅”。这段经历，很深刻地影响了我后来的散文创作，包括怎样看待农村发展，怎样理解和尊重农民兄弟，我心里有了标杆。我在宁陕工作时主抓招商引资生态旅游，凡涉及农民利益都优先考虑，农民不愿意绝不勉强。搞旅游开发不能搞旅游移民，原住民要加入到旅游开发中去长期共存共利，建设乡村生态旅游新社区，这个方法叫生态旅游的“社区开发”，效果是好的，开发商和农民的利益都得到有机保障，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。现在说散文的新乡土写作，要求我们了解乡村的变化，知晓明白和理解农民兄弟的所思所想所愿，是一个很急迫的功课，这门功课没做好，写起新乡土、新农村、新乡愁，就写不像写不真，甚至是想当然。新乡土散文写作，要站在新农民的角度看问题想问题，真的带着感情去写。与农民朋友交往，我屡屡感慨，你不装，像他们一样诚实，你心态就正就诚，你散文就带人间正气，带好人气，带天地灵气。脱贫攻坚后，有社会看法对农民有误解，认为现在农民不好组织领导了，私心重只要求索取不要贡献，干部怕农民，轻不得重不得，其实不是这样的，这说明你与农民朋友心还是隔着的，相互有芥蒂，心里就不通融。这些年我的感受一直是，尊重农民，真实依靠他们，脚踏实地帮助他们发展生产经营，有稍长远的想法，让农民心里踏实，没有后顾之忧，农民就信你支持你。最怕糊弄，搞形式主义的东西，农民最实在也最聪明，你假模假式他看得清，你得对他们实打实。这些都是农村实实在在的事和理，文学不能违背着写，得顺应这事这理。

32

有几年忙于政务，散文就写得一搭没一搭的，有的一写就放那儿好几年才翻出来，看一遍觉得意思还在。我写散文一直想实践一种境界，就是散文表达思想意趣不要非常明白，明白得语文老师可以拿到课堂上讲中心思想、段落大意、讲精句的特别含义，讲彩段在起承转合中的作用。我有些散文作品被收入中学语文教学范文，我看过一些自己作品的阅读试题设计，我老人家完全做不下来，就十分疑惑那语文教法的诚意。我听西方古典音乐，就喜欢那讲说不清的音乐感觉，你说主题也行，思想也行，情绪也行，情感也行，总之不必说得大清楚，说明白了用一段蹩脚的文字总结出来，那真是煞风景了。好散文就得是一部把主题和情绪都埋在音符、乐句、旋律里的音乐作品，你听得出有一个乐句很突出，反复出现，多少乐句围绕它变化了，好像在强调，在深化，那就是主题，你听出来了，它在你心里产生化学反应了。好的散文也应该有这样的艺术氛围，或许不止一个主题，或许那主题三言两语说不清，但读者感到了一种或理性的、或情感的触动，这样就好，混沌时有最清晰。当然，主题在作家心里是清楚的，他知道自己想表现什么，不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，只是他给读者躲了个小猫猫，请读者诸君的教，你老人家说是什么就是什么。我写散文《阳台记》所述之事之景象，都是清楚的、具象的，写主人家阳台前后的变化，先是养名花贵重花，后来变成家庭小菜园子，主人在阳台上种上各种蔬菜，前后变化很大，在人物情绪上有很大冲突，但你说它所要表达的主题是什么呢？或许就是现代人的一丝不安的小情绪？或是现代生活的大失落？几句话是说不清的。这样的散文还真真不能说清了，说清了文章就白化了，散气了。

33

老人口中的往事，入了你的散文，是你必须写，你心有所动，还得努力写好，写实，写真，用有见识的读者话讲，就是写的像，是那个回事，所谓像，一是合史实，合旧事，合那时常识；二是情感不矫，不做作，也不过时，也不反动，这情感与当下血脉能接通。作家未曾见过的，写时真要诚恳诚恳，不仅要写真，求真，还得查真。想象当然也是必然的，如场景复原，对于人物的揣测，都得合情合理合识，万不敢大而化之，或自以为是，但想象力不深人泛不开也不行，作家不接旧气息，写出来必是汽油味。文学当然不是史学，但史学的规律和价值要讲。或许细节上有差错不足，但文中呈现的社会文化氛围必须不苟，否则通篇就不成立。

34

断是朱鹮将改变宁陕今后生态发展的形象，秦岭“四大国宝”唯一聚集地的宁陕，必将受惠于这只吉祥的鸟。这是功利意识。在工作推进过程中越来越对朱鹮有了感情，常常怀着愧疚之心请朱鹮及所有我们曾伤害过的野生动物原谅，我们已经知道要好好保护你们，保护你们就是保护我们自己，没有你们就没有地球的多样性，没有地球多样性，说明地球环境在本质意义上变坏，这对人类是毁灭的信号。也可以说朱鹮的到来，极大提升了宁陕野生动物保护的自觉和工作力度，过去有名的山珍之县，后来就只剩下天麻、野菌、天麻、竹笋子、野油菜……进而提升了宁陕生态发展的整体观念，在区域内宁陕较早提出生态立县战略，并将其产业化，如全域旅游，以旅游一业带动多业协同发展，让农民在生态旅游发展中成为主人，成为受益者，形成宁陕独特的“生态旅游社区开发”模式。野生动物保护是人类二十一世纪最标志性的文明化，最大的变化就在东方这片古老的大陆上，越来越多的明白没有了野生动物存在的这颗星球毁灭一定不太遥远。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中，2009年秋天我写下一篇关于朱鹮的散文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作品，作品发表时编辑改名《寿鸟朱鹮的故事》，也挺贴切。随后我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二十多篇生态题材散文，《枇杷调》《菜花强悍》《岭上槐》《植物性》《一块石头》《树咳嗽》等几篇转载率高的散文，都是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的，朱鹮也是我的文学福鸟。文学参与时代发展进步，不仅是文学本身的光荣，也是必要的精神加持，不在于真实的记录，也在深刻的思考，在于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切，在于大群体也在于小个体，在于宏大叙事也在于柴米油盐。这其中我最大的感悟是：作家对于时代的热爱和对于现实的思考是联系在一起的，所谓热爱就是公民的责任意识和历史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，所谓思考就是问题的眼光和建设的胸怀，无论大小作家区别于一般写作者的理由正在于此，在于作家的记录是深刻的记录，是哲学意义的记录。

35

写散文老是翻回忆的床铺草，读者其实并不大喜欢读，尤其今天年轻的读者，他们哪里有苦难的记忆呢？但往事在那里摆着，尤其一个时代的往事，一个国家的往事，一代人民的往事，往事里有很多叫人思索的东西还没全部露掉，有些还在返潮，叫人忍不住往回看几眼。其实过去的时代，今天看来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不得了，道理早清楚了，是非也早清楚了，该忘掉的该警惕的该坚决反对的，都在哪里明晃晃的摆着，大家都知道历史肯定回不去了。只是一些阴阳怪气的杂音还强招过去的魂，我们在嘲笑他们的同时，也不能太大意了。至少我们真不能把过去都忘掉了，该记下的还得记下，才能记吃不记打，或好了伤疤忘了痛，毕竟我们才吃饱肚子不长时间。

36

无论在什么样的生活场景，乡村的旧梦在我的散文场，都是老做不完的一个长镜头的梦，也是频频切换着角度的中景、近景、小特写。其实并记不住他们的长相，或老或少，或男或女，镜头前就是细节，属于过去的细节，就是气味，属于过去的气味。让人恍惚的是，这些旧梦依然散发着旧日的体温，它还在村头，在窄窄的村巷里，在屋顶袅袅的炊烟里，在反手别住的门里。我写散文《反手别门》其实心里正涌动关于过去回忆的大感动，那时是2008年以后世界金融危机的阴影火山灰也撒落边远的乡村，农民工兄弟从城市大批回到故土，作为一个基层干部，我每每面对群众心里总有一个什么东西堵着想吐出来，当时想写一个宏大的东西，从宏观角度对那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作一个文学反应，可最终成篇的是一篇很小的散文，《反手别门》是一个大故事，也只是一个小情形，往事在文中发酵，酿成了酒，酒醉人也醉文章。

37

现在写乡村的散文中，很少见到干部在群众家吃饭的。这是小事，其实也是实质意义的大事。文学不敢写不好写，就缺了一些生动，缺了些独到的观察，农村讲酒品看人品，话在酒中，往往事情也在酒中，吃饭在乡下就是重要的交际。实际生活中会有，我们下乡开展工作，有时在农民朋友家会吃个饭，说是便饭，农村人热情好客，有客进屋总是尽里的好菜好酒往出端。当然，一般的是在干部家里。这些年，村上实行零招待，不许报销吃喝，干部怕惹麻烦，也害怕在群众家久坐。有时村干部主动邀请上头来的干部到家吃个便饭，但也都都不大胆，村干部赌天抹地说不会公款吃喝，上头来的干部还是不敢，能推尽量都推了。这是个小事，也是大事，制度上规定当然是对的，反过来一思量，还是与群众生分了，到村入户，好像就剩下说问题，与群众联络感情的事越来越提不起来。中国干群关系是鱼水关系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，这关系咋摆弄，不是一起开个会就能成的。我们常说带着感情做群众工作，说成这样这样说那样，但实际上干群越来越疏离得远，交不了心，讲工作效应，现在很多干部不会做群众工作，这是要补上的课。当然，在群众家吃饭，当然不是做群众工作的必须，现在什么都方便了，吃饭不再是什么难事，不在群众家吃饭说吃起来也正常，我是讲这种人性化的、亲情化的工作方法，现在是缺乏的，这要改进。文学作品可以写一写实际情况，无须上

纲上线的，情感归情感，制度归制度，人情归人情，文学归文学。

36

诗歌是文学体类中最古老的形式，由诗演化出后来的种种。诗从“吟唱派”就确立了自己的歌吟性，不能入歌的诗大抵也不太硬气。现在所谓现代的诗路数多端，变来变去，很多时候诗歌的本来面目可疑了，在一些“牛气”的诗人那里，诗歌也只是分行文字而已，这算是对诗歌有一分尊重给分下行，好多进行都懒得分，他们说诗是自由的，自由就是随便上别人家的炕。诗歌再变，它的歌吟性进而而音乐性，是它的天性，因此而区别于散文、小说纪实、非虚构、报告文学、通讯、消息、言论、诗歌独领风骚，一看就知是诗歌。诗歌因其古老，它身上就有太多的神性，源性的东西最不易磨灭，后来的文体就有了它的基因，怎么洗都洗不掉，于是有了散文诗、诗小说、诗报告、叙事诗等等，它们都看重的是诗歌的音乐天赋，想给自己插上音乐的翅膀。但一些诗人玩诗，偏偏就把自己的音乐神性玩丢了，这诗人大概率五音不全，满脑子锯木头的念头。散文诗要有诗的神性，就是音乐性、韵律、节奏、旋律感是起码的依托，它们和文字意象一起共同构成散文诗的意境美，有散文的舒展，也有诗歌的律动。在安康的诗歌领域，散文诗是重要方面军，写手多，且起点都不低，各有千秋，质量和数量都不低，年头也久远，在新时代律动中，安康散文诗还要上高台，看远景，走大路，奔前程。

37

在现代快节奏生活条件下，其实随笔是最应该繁荣昌盛的。读者喜欢读随笔类文章，这正是网络文学繁荣的原因之一。有人说随笔是作家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的副业，是闲来之笔，这把随笔看小了看轻了。法国蒙田创随笔一体，遗《随笔》三卷，如今也有四百多年了，随笔也有了自己成熟的发展。蒙田不仅对自己的随笔信心满满，事实上他对后世影响至深，如培根的散文。但在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时代，有人说蒙田的随笔结构松散，不合典范，但是到了十八世纪蒙田却大受欢迎，可见时间是不做假的。狄德罗欣赏蒙田散文恰恰是他随笔的无旁骛，兴之所至，认为这是自然的表现。文学史证明，思想复杂性是多层次性，正是大师的秘密所在，蒙田说自己的随笔是世上同类体裁中绝无仅有的，大师的自信跃然纸上。中国随笔“五四”后发展较多，但在文学殿堂随笔名分一直不大，常常给人边缘化的尴尬，可鲁迅、周作人等随笔大家又为中国现代随笔背书，树起了随笔的高峰造成文学史的影响力。文革后巴金、季羡林等大家的反思性随笔重文学史证实，收获广泛好感，这之于名分依然尴尬的随笔实在又是更尴尬的事。一风吹去吧！随手、随心、随便、随意、随性，这些是随笔的禀赋，也是文学的本真，我们完全可以放下随笔的名分之谈，而把随笔高看一眼，尤其对于我们喜欢文学创作的非著名作家们来说，无论从哪个点出发，是记载也好，议论也好，说明也好，还是褒贬抑或批判，随笔都是值得一试的文体，可磨砺我们思想，可翻新我们语言，作我们很好的文学训练。

38

在2020年春天尾巴上我写过一篇散文《大地网红》，对那年春天安康发生的民生大事作了一个文学记录，出于时代的大事件，出于作家个人对事件的感动，所触发的文学思考表达当然会带有事件的社会印记。这篇散文一直放着，后来在我公号上贴出来，读者诸君看得出那个时节特别激动的印迹。感动，是散文的出生方式，或许是基本的出生方式，散文的源头是感动，当然整个文学都该是这个范式，只是散文以真情所系，格外看重感动的重大。在我的理念中，任何感动都是宏大的，它不会以题材分，所以以感动的名义，我们总是会对感动报以感动，作家的感动是文学的根本动机。感动或许是粗陋的，那正好是真实状态，被反复更改过的感动是可疑的，所以我们得格外珍惜心潮起伏的那一刻。生活的沉重常常压得人喘不过气来，物质和精神双重的重负或许让我们不太敢奢望感动，但是作家就得在缺乏感动的时候用自己的文学感动感动读者。感动是真诚的外在，是文学存在的理由，散文尤其要守住感动的底线。

39

《小风吹庄稼》是发表于《十月》一组散文中的一篇，那时我还在秦岭山里工作，心里充满对乡村、对农民、对“三农”的尊敬与期望，这样的情感一直延续至今，乡村是我文学的大情结。我在很多散文中都叙写着乡村的人与事，它们有过去的，有今天的，也有未来的。我一直认为，“乡村未沦陷，只是在转型”，乡村的希望依然在，问题是怎样善待乡村，怎样帮助她转型。我这样的想法，其实是很孤独的，我听到太多关于乡村不安的声音，它让我疑惑，也更让我坚定。安康日报这些年一直提倡“新乡土散文”写作，希望通过文学的努力，至少给安康的“新三农”发展增加些声威。关心乡村是文学的大使命大担当，看到乡村的希望不仅是作家的大情怀，更是政

治眼光。一个真诚的作家是要有较高的政治眼光的，这区别于空泛自由主义天真的想法，和无政府主义的自迷，政治让作家踏实地看到当下，想到长远，尤其是想到广大的普罗大众。写不写我们发展中的不足和问题是一回事，视而不见是另一回事。深刻地反映乡村巨变，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话题，难度当然在，但在这个话题之下，我们总是要能触摸到乡村真实的体温。其实，与广大农民兄弟，与基层干部情感接近，感知他们的苦乐，领略他们的希望，这或许是对一个作家并不高的要求了。

40

乡村生活的美在于她独有的大自在。文学特别是乡土散文一直在试图展示乡村的大美丽，大自在。工业发展了，商业发展了，乡村也会得益于时代的进步产生自己的改变，但有一样万变不离其宗，那就是乡村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大自在。农民是土地的主人，是节令的主人，是商品交换的主人，五十年农业起起落落，有萧条有发展，有欢笑有叹息，最终还是在绵延着，一年年把希望种在乡土上，就凭的是他们的大自在，农业的大自在，乡村的大自在，农民的大自在。这大自在在一句话两句话真说不明白，大自在就是地里的庄稼，场院的鸡鸭，就是炊烟下的口，月光下的诗意，大太阳下的风习，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滴禾下土的劳动养活了家，养大了人，养大了社会养大了国家。乡村当然会改变，但你不能把乡村的主人翁地位改没了，把根子上的传统改没了，把乡土上心灵的自由改没了，那样的话，乡村的变是危机的。“三农”是中国五千年的老问题，这题目我们还没做好。从文学观察上讲，我们当然也要把乡村热情地拥入怀中，与她亲近，我们也要像公鸡报警一样，噌噌着大家别把基因健康的传统丢掉了，没有农民的主人公地位主人公自由，乡村就真是空壳了，真的就灵魂走丢了。

41

作为散文热爱的写作者，我时常自我检讨，面对生活的热和冷，常常惭愧不已。生活如此深刻、丰富、残酷，也或致美，但我们能够写出来的也只三五分钟，更多的鲜活的东西，我们压根没有勇气去写。所以，今天的文学大多是落后于生活的，连同步都是奢侈。对于乡村的讨论，不仅是文学的角度，也更多应该是伦理、哲学、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的高度，可惜这方面建设与文学本身一样依然乏力，有些方面甚至羞羞答答的，李昌平、陈行甲等实验者事实上最后都走了且苟且，这令人悲哀。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专家很多，说到点子的很少，上路的靠谱的发声边缘，个别良心专家对三农问题看得深且准，频频发声可惜还是太微弱。中国城市化率当前有两个数字，一个是常住人口城市化率64.72%，一个是户籍人口城市化率46.7%，两者相差2.52亿人口在城市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，也就是说他们中很多人随时会撤回乡村。就按未来中国城市化率50%算，也有7亿多人口在乡村（包括乡镇），或者有5亿人常住乡村，还有两亿多人在城乡之间漂移不定，乡村振兴面临的口口压力不是一个小问题。乡村目前存在的困难很多也专心知肚明，绝大多数基层执政者都专心知肚明，我们要面对现实想问题解决问题，从现实需要、长远可持续发展特别是群众意愿上解决好发展产业和治理现实问题。正如文学，很多时候看到的只是乡村的表象，比如自然生态，描绘准确，娓娓道来，而对于几十年变化甚至变异中的乡村治理生态，我们深入观察严重不够，即使深入进去，也依然在表象上打圈圈，不敢打开来说，说真话其实很考验作家的定力。文学有时沾沾自喜的新乡土写作，其实就是一种妥协，它像仅限于庸俗的现实价值判断，用表面的光华遮住实质上的危机，这是文学的不负责任。文学要能下苦力去冲破这个平庸圈！

42

秦岭是中国一座伟大而又平凡的山，像我们的父亲对于我们何等重要却每每在我们眼中又是那么平凡。当一个儿子长大成人，父亲在他眼中更加平凡，一个老头，一个老人，一个父亲。秦岭就是这样的。我在秦岭深处的宁陕县寄居过近十年，是秦岭给了我人生最重要的课堂和田野训练，我在较早的散文中把秦岭称为父亲山，以后我用散文表达对秦岭温情的爱，用公仆的诚意表达对父亲山的孝。广义上的秦岭东西绵延1500多公里，透过历史的烟云，在现代秦岭发展中，我们其实对秦岭关注不够，作为很多人共识中的“中央国家公园”的秦岭，它的魅力远未释放出来，仅就经济文化的开发，秦岭西部、中部，就不如东部的伏牛山脉有名气，这座长江黄河的分水岭，我们没有很好经营。在我的文学故乡意义上说，秦岭与大巴山对我都是同等意义的，有基因上的意义，有灵魂皈依上的意义。当我们远离秦岭（其实还在秦岭的视野中），许多感动与伤痛都会时不时冒出来，像秦岭的四季在回忆的底板显影，仅就文学而言，我们对秦岭的表达也远不够丰满和深刻。秦岭不需要我们去挖掘，它的精神气象就在那里，我们只需要走进去。

（连载之四）